

原始佛教基本典籍

增壹阿含经

下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B942.2
20133
2

阅 览

原始佛教基本典籍

增壹阿含经

下

宗文点校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

【卷第二十六】

等见品第三十四

二九八

闻如是：一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到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白舍利弗言：“戒成就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报言：“戒成就比丘当思惟五盛阴无常、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；亦当思惟苦、空、无我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阴、痛阴、想阴、行阴、识阴。尔时，戒成就比丘思惟此五盛阴，便成须陀洹道。”

比丘白舍利弗言：“须陀洹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报言：“须陀洹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；亦当思惟苦、空、无我。诸贤当知：若须陀洹比丘思惟此五盛阴时，便成斯陀含果。”

诸比丘问曰：“斯陀含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报言：“斯陀含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；亦当思惟苦、空、无我。尔时，斯陀含比丘当思惟此五盛阴时，便成阿那含果。”

诸比丘问曰：“阿那含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”



舍利弗报言：“阿那含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；亦当思惟此五盛阴时，便成阿罗汉。”

诸比丘问曰：“阿罗汉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”

舍利弗报言：“汝等所问何其过乎？罗汉比丘所作以过，更不造行，有漏心得解脱，不向五趣生死之海，更不受有，有所造作。是故，诸贤！持戒比丘、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，当思惟此五盛阴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奉行！

二九九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波罗奈仙人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如来成道未久，世人称之为大沙门。尔时，波斯匿王新绍王位。是时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我今新绍王位，先应取释家女。设与我者，乃适我心；若不见与，我今当以力往逼之。尔时，波斯匿王即告一臣曰：“往至迦毗罗卫至释种家，持我名字，告彼释种云：‘波斯匿王问讯起居轻利，致问无量。’又语彼释：‘吾欲取释种女。设与我者，抱德永已；若见违者，当以力相逼。’”

尔时，大臣受王教敕，往至迦毗罗国。尔时，迦毗罗卫释种五百人，集在一处。是时，大臣即往至五百释种所，持波斯匿王名字，语彼释种言：“波斯匿王问讯殷勤，起居轻利，致意无量。吾欲取释种之女。设与吾者，是其大幸；若不与者，当以力相逼。”

时，诸释种闻此语已，极怀嗔恚：“吾等大姓，何缘当与婢子结亲？”其众中或言当与，或言不可与。



尔时，有释集彼众中，名摩诃男，语众人言：“诸贤！勿共嗔恚。所以然者，波斯匿王为人暴恶。设当波斯匿王来者，坏我国界。我今躬自当往与波斯匿王相见，说此事情。”

时，摩诃男家中婢生一女，面貌端正，世之希有。时，摩诃男沐浴此女，与著好衣，载宝羽车，送与波斯匿王，又白王言：“此是我女，可共成亲。”

时，波斯匿王得此女极怀欢喜，即立此女为第一夫人，未经数日，而身怀妊；复经八九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正无双，世所殊特。时，波斯匿王集诸相师与此太子立字。

时，诸相师闻王语已，即白王言：“大王当知：求夫人时，诸释共诤，或言当与，或言不可与，使彼此流离，今当立名，名曰毗流勒。”相师立号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时，波斯匿王爱此流离太子，未曾离目前。然流离太子年向八岁，王告之曰：“汝今已大，可诣迦毗罗卫学诸射术。”

是时，波斯匿王给诸使人，使乘大象往诣释种家，至摩诃男舍，语摩诃男言：“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学诸射术，唯愿祖父母事事教授。”

时，摩诃男报曰：“欲学术者善可习之。”是时，摩诃男释种集五百童子，使共学术。时，流离太子与五百童子共学射术。

尔时，迦毗罗卫城中新起一讲堂，天及人民、魔、若魔天在此讲堂中住。时，诸释种各各自相谓言：“今此讲堂成来未久，画彩已竟，犹如天宫而无有异。我等先应请如来于中供养及比丘僧，令我等受福无穷。”是时，释种即于堂上敷种种坐具，悬缯幡盖，香汁洒地，烧众名香，复储好水，燃诸明灯。

是时，流离太子将五百童子往至讲堂所，即升师子之座。



458 时，诸释种见之，极怀嗔恚，即前捉臂逐出门外，各共骂之：“此是婢子！诸天、世人未有居中者，此婢生物敢入中坐。”复捉流离太子扑之著地。

是时，流离太子即从地起，长叹息而视后。是时，有梵志子名好苦。是时，流离太子语好苦梵志子曰：“此释种取我毁辱乃至于是。设我后绍王位时，汝当告我此事。”

是时，好苦梵志子报曰：“如太子教。”时，彼梵志子日三时白太子曰：“忆释所辱。”便说此偈：

一切归于尽，果熟亦当堕；

合集必当散，有生必有死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随寿在世，后取命终，便立流离太子为王。是时，好苦梵志至王所，而作是说：“王当忆本释所毁辱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报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忆本事。”是时，流离王便起嗔恚，告群臣曰：“今人民主者为何人？”

群臣报曰：“大王！今日之所统领流离王。”

时曰：“汝等速严驾，集四部兵，吾欲往征释种。”

诸臣对曰：“如是，大王！”是时，群臣受王教令，即云集四种之兵。是时，流离王将四部之兵，往至迦毗罗越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流离王往征释种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，以此因缘具白世尊。

是时，世尊闻此语已，即往逆流离王，便在一枯树下，无有枝叶。于中结跏趺坐。是时，流离王遥见世尊在树下坐，即下车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流离王白世尊言：“更有好树，枝叶繁茂，尼拘留之等，何故此枯树下坐？”



世尊告曰：“亲族之荫，故胜外人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便作是念：今日世尊故为亲族。然我今日应还本国，不应往征迦毗罗越。是时，流离王即辞还退。

是时，好苦梵志复白王言：“当忆本为释所辱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闻此语已，复兴嗔恚：“汝等速严驾，集四部兵，吾欲往征迦毗罗越。”

是时，群臣即集四部之兵，出舍卫城，往诣迦毗罗越征伐释种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闻已，往白世尊：“今流离王兴兵众，往攻释种。”

尔时，世尊闻此语已，即以神足，往在道侧，在一树下坐。时，流离王遥见世尊在树下坐，即下车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流离王白世尊言：“更有好树，不在彼坐，世尊今日何故在此枯树下坐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亲族之荫，胜外人也。”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亲族之荫凉，释种出于佛；

尽是我枝叶，故坐斯树下。

是时，流离王复作是念：世尊今日出于释种，吾不应往征，宜可齐此还归本土。是时，流离王即还舍卫城。

是时，好苦梵志复语王曰：“王当忆本释种所辱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闻此语已，复集四种兵出舍卫城，诣迦毗罗越。

是时，大目犍连闻流离王往征释种。闻已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目连白世尊言：“今日流离王集四种兵



460 往攻释种。我今堪任使流离王及四部兵,掷著他方世界。”

世尊告曰:“汝岂能取释种宿缘,著他方世界乎?”

时,目连白佛言:“实不堪任使宿命缘,著他方世界。”

尔时,世尊语目连曰:“汝还就座。”

目连复白佛言:“我今堪任移此迦毗罗越,著虚空中。”

世尊告曰:“汝今堪能移释种宿缘,著虚空中乎?”

目连报曰:“不也,世尊!”

佛告目连:“汝今还就本位。”

尔时,目连复白佛言:“唯愿听许以铁笼疏覆迦毗罗越城上。”

世尊告曰:“云何,目连!能以铁笼疏覆宿缘乎?”

目连白佛:“不也,世尊!”

佛告目连:“汝今还就本位,释种今日宿缘已熟,今当受报。”

尔时,世尊便说此偈:

欲使空为地,复使地为空;

本缘之所系,此缘不腐败。

是时,流离王往诣迦毗罗越。时,诸释种闻流离王将四部之兵,来攻我等。复集四部之众,一由旬中往逆流离王。是时,诸释一由旬内遥射流离王,或射耳孔,不伤其耳;或射头髻,不伤其头;或射弓坏;或射弓弦,不害其人;或射铠器,不伤其人;或射床座,不害其人;或射车轮坏,不伤其人;或坏幢麾,不害其人。是时,流离王见此事已,便怀恐怖,告群臣曰:“汝等观此箭为从何来?”

群臣报曰:“此诸释种,去此一由旬中射箭使来。”



流离王报言：“彼设发心欲害我者，普当死尽，宜可于中还归舍卫！”

是时，好苦梵志前白王言：“大王勿惧，此诸释种皆持戒，虫尚不害，况害人乎！今宜前进，必坏释种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渐渐前进向彼释种。是时，诸释退入城中。时，流离王在城外而告之曰：“汝等速开城门，若不尔者，尽当取汝杀之！”

尔时，迦毗罗越城有释童子，年向十五，名曰奢摩，闻流离王今在门外，即著铠持仗至城上，独与流离王共斗。是时，奢摩童子多杀害兵众，各各驰散，并作是说：“此是何人？为是天也？为是鬼神也？遥见如似小儿！”

是时，流离王便怀恐怖，即入地孔中而避之。

时，释种闻坏流离王众。是时，诸释即呼奢摩童子而告之曰：“汝年幼小，何故辱我等门户？岂不知诸释修行善法乎？我等尚不能害虫，况复人命乎！我等能坏此军众，一人敌万人。然我等复作是念：然杀害众生不可称计。世尊亦作是说：‘夫人杀人命，死入地狱；若生人中寿命极短。’汝速去，不复住此！”

是时，奢摩童子即出国去，更不入迦毗罗越。

是时，流离王复至门中语彼人曰：“速开城门，不须稽留！”

是时，诸释自相谓言：“可与开门，为不可乎？”

尔时，弊魔波旬在释众中作一释形，告诸释言：“汝等速开城门，勿共受困于今日。”

是时，诸释即与开城门。是时，流离王即告群臣曰：“今此释众人民极多，非刀剑所能害尽，尽取埋脚地中。然后使暴象蹈杀。”



尔时，群臣受王教敕，即以象蹈杀之。

时，流离王敕群臣曰：“汝等速选好面手释女五百人。”

时，诸臣受王教令，即选五百端正女人，将诣王所。

是时，摩诃男释至流离王所，而作是说：“当从我愿！”

流离王言：“欲何等愿？”

摩诃男曰：“我今没在水底，随我迟疾，使诸释种并得逃走。若我出水，随意杀之。”

流离王曰：“此事大佳！”

是时，摩诃男释即入水底，以头发系树根而取命终。

是时，迦毗罗越城中诸释，从东门出，复从南门入；或从南门出，还从北门入；或从西门出，而从北门入。是时，流离王告群臣曰：“摩诃男父何故隐在水中，如今不出？”

尔时，诸臣闻王教令，即入水中出摩诃男，已取命终。尔时，流离王以见摩诃男命终。时王方生悔心：“我今祖父已取命终，皆由爱亲族故，我先不知当取命终。设当知者，终不来攻伐此释！”

是时，流离王杀九千九百九十万人，流血成河，烧迦毗罗越城，往诣尼拘留园中。是时，流离王语五百释女言：“汝等慎莫愁忧，我是汝夫，汝是我妇，要当相接。”是时，流离王便舒手提一释女而欲弄之。

时女问曰：“大王欲何所为？”

时王报言：“欲与汝情通。”

女报王曰：“我今何故与婢生种情通！”

是时，流离王甚怀嗔恚，敕群臣曰：“速取此女！兀其手足，著深坑中。”



诸臣受王教令，兀其手足，掷著坑中。及五百女人皆骂王言：“谁持此身与婢生种共交通？”

时，王嗔恚，尽取五百释女，兀其手足，著深坑中。是时，流离王悉坏迦毗罗越已，还诣舍卫城。

尔时，祇陀太子在深宫中与诸妓女共相娱乐。是时，流离王闻作倡伎声，即便问之：“此是何音，声乃至于是斯？”

群臣报王言：“此是祇陀王子在深宫中，作倡伎乐而自娱乐。”

时，流离王即敕御者：“汝回此象诣祇陀王子所。”

是时，守门人遥见王来而白言：“王小徐行，祇陀王子今在宫中五乐自娱，勿相触娆。”是时，流离王即时拔剑，取守门人杀之。

是时，祇陀王子闻流离王在门外住，竟不辞诸妓女，便出在外与王相见：“善来，大王！可入小停驾。”

时，流离王报言：“岂不知吾与诸释共斗乎？”

祇陀对曰：“闻之。”

流离王报言：“汝今何故与妓女游戏而不佐我也？”

祇陀王子报言：“我不堪任杀害众生之命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极怀嗔恚，即复拔剑斫杀祇陀王子。是时，祇陀王子命终之后，生三十三天中，与五百天女共相娱乐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祇陀王子以取命终，生三十三天，即便说此偈：

人天中受福，祇陀王子德；

为善后受报，皆由现报故。

此忧彼亦忧，流离二处忧；



为恶后受恶，皆由现报故。

当依福佑功，前作后亦然；

或独而为者，或复人不知。

作恶有知恶，前作后亦然；

或独而为者，或复人不知。

人天中受福，二处俱受福；

为善后受报，皆由现报故。

此忧彼亦忧，为恶二处忧；

为恶后受报，皆由现报故。

是时，五百释女自归，称唤如来名号：“如来于此生，亦从此间出家学道，而后成佛。然佛今日永不见忆，遭此苦恼，受此毒痛。世尊何故而不见忆？”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清彻，闻诸释女称怨向佛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尽来，共观迦毗罗越，及看诸亲命终。”

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！”

尔时，世尊将诸比丘出舍卫城，往至迦毗罗越。时，五百释女遥见世尊将诸比丘来。见已，皆怀惭愧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及毗沙门王在世尊后而扇。尔时，世尊还顾，语释提桓因言：“此诸释女皆怀惭愧。”

释提桓因报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！”是时，释提桓因即以天衣覆此五百女身体上。

尔时，世尊告毗沙门王曰：“此诸女人饥渴日久，当作何方宜？”

毗沙门王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！”

是毗沙门天王即办自然天食，与诸释女皆悉充足。



是时，世尊渐与诸女说微妙法：“所谓诸法皆当离散，会有别离。诸女当知：此五盛阴皆当受此苦痛诸恼，堕五趣中。夫受五盛阴之身，必当受此行报；以有行报，便当受胎；已受胎分，复当受苦乐之报。设当无五盛阴者，便不复受形；若不受形，则无有生；以无有生，则无有老；以无有老，则无有病；以无有病，则无有死；以无有死，则无合会别离之恼。是故，诸女！当念此五阴成败之变。所以然者，以知五阴，则知五欲；以知五欲，则知爱法；以知爱法，则知染著之法。知此众事已，则不复受胎；以不受胎，则无生、老、病、死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众释女渐说此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乐。尔时，世尊观此诸女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：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尔时世尊尽与彼说之。尔时，诸女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各于其所而取命终，皆生天上。

尔时，世尊诣城东门，见城中烟火洞然，即时而说此偈：

一切行无常，生者必有死；

不生则不死，此灭为最乐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尽来往诣尼拘留园中，就座而坐。”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是尼拘留园，我昔在中与诸比丘广说其法。如今空虚，无有人民，昔日之时，数千万众于中得道，使法眼净。自今以后，如来更不复至此间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说法已，各从座起而去，往舍卫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流离王及此兵众不久在世，却后七日尽当磨灭。”

是时，流离王闻世尊所记：“流离王及诸兵众，却后七日尽



当消灭。”闻已恐怖，告群臣曰：“如来今以记之云：‘流离王不久在世，却后七日及兵众尽当没灭。’汝等观外境，无有盗贼、水火灾变来侵国者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语无有二，所言终不异。”

尔时，好苦梵志白王言：“王勿恐惧，今外境无有盗贼畏难，亦无水火灾变。今日大王快自娱乐。”

流离王言：“梵志当知：诸佛世尊，言无有异！”

时，流离王使人数日，至七日头，大王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将诸兵众及诸婬女，往阿脂罗河侧而自娱乐，即于彼宿。是时，夜半有非时云起，暴风疾雨。是时，流离王及兵众尽为水所漂，皆悉消灭，身坏命终，入阿鼻地狱中。复有天火烧内宫殿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见流离王及四种兵为水所漂，皆悉命终，入地狱中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作恶极为甚，皆由身口行；

今身亦受恼，寿命亦短促。

设在家中时，为火之所烧；

若其命终时，必生地狱中。

尔时，众中多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流离王及四部兵，今已命绝，为生何处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流离王者，今入阿鼻地狱中。”

诸比丘白世尊言：“今此诸释昔日作何因缘，今为流离王所害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昔日之时，此罗阅城中有捕鱼村。时世极饥俭，人食草根，一升金贸一升米。时，彼村中有大池水，又复饶鱼。时，罗阅城中人民之类，往至池中而捕鱼食之。



当于尔时，水中有二种鱼，一名拘瓊，二名两舌。是时，二鱼各相谓言：‘我等于此众人，先无过失，我是水性之虫，不处平地，此人民之类，皆来食啖我等。设前世时，少多有福德者，其当用报怨。’

“尔时，村中有小儿年向八岁，亦不捕鱼，复非害命。然复彼鱼在岸上者，皆悉命终；小儿见已，极怀欢喜。

“比丘当知：汝等莫作是观，尔时罗阅城中人民之类，岂异人乎？今释种是也。尔时拘瓊鱼者，今流离王是也。尔时两舌鱼者，今好苦梵志是也。尔时小儿见鱼在岸上而笑者，今我身是也。尔时，释种坐取鱼食。由此因缘，无数劫中入地狱中，今受此对。我尔时，坐见而笑之，今患头痛，如似石押，犹如以头戴须弥山。所以然者，如来更不受形，以舍众行，度诸厄难。是谓，比丘！由此因缘今受此报。诸比丘当护身、口、意行，当念恭敬、承事梵行人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！

三〇〇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天子欲命终时，有五未曾有瑞应而现在前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华冠自萎；二者衣裳垢坳；三者身体污臭；四者不乐本座；五者天女星散，是谓天子当命终时有此五瑞应。尔时，天子极怀愁忧，椎胸唤叫。尔时，诸天子来至此天子所，语此天子言：‘汝今尔来可生善处，快得善处，快得善利；以得善利，当念安处善业。’尔时，诸天而教授之。”

尔时，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“三十三天云何得生善处？云何



快得善利？云何安处善业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人间于天则是善处。得善处、得善利者，生正见家，与善知识从事，于如来法中得信根，是谓名为快得善利。彼云何名为安处善业？于如来法中而得信根，剃除须发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彼以学道，戒性具足，诸根不缺，饭食知足，恒念经行，得三达明，是谓名为安处善业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人为天善处，良友为善利；

出家为善业，有漏尽无漏。

“比丘当知：三十三天著于五欲，彼以人间为善趣；于如来得出家，为善利而得三达。所以然者，佛世尊皆出人间，非由天而得也。是故，比丘！于此命终当生天上。”

尔时，彼比丘白世尊：“云何比丘当生善趣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涅槃者，即是比丘善趣。汝今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得至涅槃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！

三〇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沙门出家有五毁辱之法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头发长；二者爪长；三者衣裳垢坳；四者不知时宜；五者多有所论。所以然者，多有论说比丘复有五事。云何为五？一者人不信言；二者不受其教；三者人所不喜见；四者妄言；五者斗乱彼此，是谓多论说之人有此五事，比丘！当除此五，而无



邪想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！

三〇二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频毗娑罗王敕诸群臣：“速严驾宝羽之车，吾至舍卫城亲觐世尊。”

是时，群臣闻王教敕，即驾宝羽之车，前白王言：“严驾已讫，王知是时。”

尔时，频毗娑罗王乘宝羽之车出罗阅城，往诣舍卫城。渐至祇洹精舍，欲入祇洹精舍。夫水灌头王法有五威容，悉舍之一面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与说微妙之法。尔时，王闻法已，白世尊言：“唯愿如来当在罗阅城夏坐！亦当供给衣被、饭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频毗娑罗王请。是时，王以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绕三匝，便退而去，还诣罗阅城入于宫中。

尔时，频毗娑罗王在闲静处，便生此念：我亦堪任供养如来及比丘僧，尽其形寿，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但当愍其下劣。是时，频毗娑罗王寻其日告群臣曰：“我昨日而生此念：我能尽形寿供养如来及比丘僧，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亦复当愍诸下劣。汝等各各相率，次第饭如来诸贤，长夜受福无穷。”